



07686

西河合集

詩傳詩說駁義

卷一

總論

關雎 葛覃

麟止

卷耳

召南 鵲巢 采芣

鄒虞

野麋 行露

管

狼跋

泮水 泮宮

卷二

鄘 墻有茨

詩傳詩說駁義

木瓜

燕 淇 澳

親 臺

采 唐

河 廣

王 黍 離

何 彼 穠 矣

有 兔

卷三

齊 營 宮 車

齊 風

猗 嗟

雞 鳴

十 畝 之 間

唐 風

野 有 蔓 草

邶 風

周 南

桃 天

卷 耳

兔 置

采 芣

標 有 梅

甘 棠

鷓 鴒

楚 宮

闕 宮

柏 舟 考 槃

芄 蘭

采 芣

擊 鼓

二 子 乘 舟

泉 水

鰲 竦

錫 之 水

唐 棣

唐 風

采 芣

采 芣

采 芣

采 芣

采 芣

采 芣

采 芣

采 芣 考 槃

采 芣

采 芣



鄭綱衣

麥秀門

陳墓門

車隣

駟鐵

黃鳥

扶胥

羔求

秦

終南

渭陽

卷四

小正總論三條

四牡

湛露

車牽

鼓鐘

小弁

鷄鳴

十月之交

蓼莪

節

煌華

邠風

小正續總論二條

小正傳總論

圻招

巧言新入新

白華

懿戒

雨無其極

都人士

卷五

詩傳詩說駁義

大正總論二條

棫樸

思齊

靈臺

鳧鷖

大正續江漢常武

瞻卬名旻

清廟

我將

武賚時邁般勺桓

昊天有成命

執競

殷武

文王

早麓

皇矣

行葦

大武

大正傳蕩

周頌頌總論

維精

離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

有客

噫嘻

商頌長發玄鳥

字初晴
又大可稿

文輝克有較
遠宗存茲

詩傳詩說駁義

詩傳子貢作詩說申培作向來從無此書至明嘉靖

中廬陵中丞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為得之黃文

裕祕閣石本然究不知當時所為石本者何如也第

見相奎家所傳本則摹古篆書而附以楷體今文用

作音註嗣此則張元平司馬刻于貴竹專用楷體無

篆文而李本寧宗伯則復合刻篆文楷體于白下且

詩傳詩說駁義

加子夏小序于其端共刻之名曰二賢言詩而于是

詩傳詩說一入之百家名書再入之漢魏叢書而二

書之名遂相沿不可去矣按從來說詩不及子貢即

古今藝文志目亦從無子貢詩傳徒以論語有賜也

始可與言詩已矣一語遂造為此書其識趣亦陋即

此可見若申培魯人善說詩故漢書儒林傳云言詩

于魯則申培公而藝文志亦云漢興魯中公為詩訓

故則申培說詩固自有據但傳又云申公獨以詩經

為訓故以教無傳言弟有口授無傳文也則申公雖

說詩而無傳文即志又云所載魯詩有魯故二十五

卷魯說二十八卷隋志亦云小學有石經魯詩六卷則申公說詩雖有傳文亦第名魯故魯說魯詩不名詩說卽謂魯說卽詩說然詩說祇二十四篇無卷次亦並非二十八卷與二十五卷六卷况隋志又云魯詩亡于西晉則雖有傳文而亦已亡之久矣乃或者又曰魯詩亡于西晉則西晉後亡之固已然安知西晉之所亡者不卽爲明代之所出者耶則又不然夫魯詩至西晉始亡則西晉以前凡漢魏說詩有從魯詩者則必當與今說相合乃漢魏以來說詩不一假如漢杜欽云佩玉晏鳴關雉刺之註云此魯詩也今

詩傳詩說駁義

一一

詩說所載反剽竊匡衡所論如云風詩之首王化之基曾不一云刺詩如劉向列女傳云燕燕夫人定姜之詩或云此魯詩而詩說反襲毛鄭爲莊姜戴嬀大歸之詩如此者不可勝數則今之詩說全非舊之詩故居然可知且舊詩次第見于左傳襄二十九年其時吳季札觀樂以次相及在孔子刪定之前與毛傳訓詁傳次第無不脗合此非齊魯韓三家所得異者卽小有者殊不過幽王之先後與商魯之存亡已耳今詩說悉與古異有魯風無幽與魯頌而以幽與魯頌合之爲魯且又以幽之七月一詩名邠風雜入小

雅而以小雅大雅分爲正續爲傳卽風與雅與頌中前後所次又復錯雜倒置與舊乖反而外此無相合也獨子貢詩傳與此兩書自爲輔行爲補苴彼倡此和如出一手者申培魯詩宗不問受學子貢子貢亦不問授某某爲魯學兩相解后此若蚩駘亦可怪矣其其剽竊古說淺薄無理又飾以參差儼若未嘗竊其說者假如孔氏正義謂儀禮歌召南三篇是鵲巢采蘋采蘋越草蟲一篇或者采蘋一篇舊在草蟲之前乎曹氏詩說又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然要之皆臆說也今兩書采蘋則實在草蟲前矣然又恐

詩傳詩說駁義

三

人之伺其隱也又以羔羊江有汜兩詩更列之采蘋之前朱子小序辨說于邶之日月有云若果莊姜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于燕燕之前于終風亦云此當在燕燕前也此卽以日月終風兩詩置燕燕前矣然又欲小異也遂使終風又置之日月之前韓詩章句云鼓鐘昭王之時作是說之時序論亦謂齊魯韓三家以鼓鐘爲昭王時詩今鼓鐘則旣曰昭王詩矣又云三家以王風爲魯詩今亦有魯詩然又故更變焉不以王風爲魯詩而以幽魯頌爲魯詩歐陽子云七月詩燕齊魯三家皆無之今故以七月爲邠風

使入小雅劉元城謂韓詩有兩無極篇篇首有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然先儒謂此書世無傳者且他書不經見也恐亦好事者附會者耳今兩書以兩無正詩則竟作兩無其極詩矣又史記孔子世家謂古時三千餘篇孔子定為三百五篇孔氏正義謂史遷之說爲謬且云據今詩及古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皆云三百五篇因漢世毛詩不行三家不見詩序故不知六篇亡失則謂三家不以六篇見詩序也今兩書亦遂無六亡詩矣其私據古說原不精博適足以彰其淺陋故或明見魯詩反不能

詩傳詩說駁義

四

襲偶拾他書所傳或燕齊家則傾以狗之間有更易篇名以見巧異卽如鄭詩狡童以史記箕子歌有云彼狡童兮與偶同也遂易各麥秀小雅之圻父以國語圻招詩亦以圻爲圻父官相類也易各圻招又鄭詩東門之暉有云豈不爾思子不我卽與論語所引唐棣逸詩豈不爾思句又相似遂以東門之暉爲唐棣文小雅小宛以國語秦伯賦鳩飛或曰卽小宛也則以小宛爲鳴鳩齊詩之還以漢書志曰齊地臨淄卽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乃卽以還爲營衛詩定之方中以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遂以定之方中爲

楚宮大雅之抑以國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遂亦以抑爲懿戒凡若此者亦不可數又或者傳之所遺以說補之說之既備傳乃或缺如小雅嘉魚魚麗既詳之傳則說無所解矣大雅民勞桑柔傳既無文則說可攷焉又或者各得其半合而得全如小雅頌弁此燕親戚兄弟詩也故詩中亦明云兄弟云甥舅而傳曰燕親戚說曰燕王族必合觀然後得全又或者分舉一義合之而後備如小雅四牡傳曰章使臣之勤則以國語曰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說曰勞

詩傳詩說駁義

五

使臣則以左傳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則必合觀之乃始得備窺其私智蓋有不可以告人者且其大概多襲朱子集傳而又好旁竊小序又唯恐小序之爲朱子所既辨也故從其辨之不甚辨者則間乃襲之否則依傍朱子傳而故爲小別然亦十之八九矣則豈有朱子生於百世下上與子貢申培暗牂合者豈朱子陽襲子貢申培書而私掩之不以告人者老學究授生徒市門日頰苦無所自娛乃作此欺世焉其庸固固陋無少忌憚乃至如此此不可不辨也予客江介有以詩義相質難者擲據二家言雜爲短長

予恐世之終惑其說因于辨論之餘且續爲記之世
之說詩者可考鑒焉

周南五條

關雎葛覃

詩傳云文王之妃妣氏思得淑女以供內職賦關雎
詩說亦云太妣思得淑女以克嬪御之職而供祭祀
賓客之事按供祭祀襲毛鄭說彼以苜菜爲祭時之
菹故云然耳不知供祭祀是后妃事禮記所謂請君
之玉女共有敝邑以供祭祀是也安得后妃又思一
供祭祀者蓋小序所云思得淑女者是思得后妃不

詩傳詩說駁義

六

是后妃又思得淑女此係毛鄭誤解小序而此則襲
毛鄭之說而又誤之者也且後漢皇后紀序有云康
王晏朝關雎作諷舊以爲出自魯詩豈有申培魯詩
宗而不守已說反襲毛鄭以爲解者若其引孔子言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
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則大學
出自禮記本漢後儒者所爲而四書之彙魯論孟子
與大學中庸合爲一書則又宋後儒者所爲豈有子
貢生于春秋預讀禮記且預識禮記魯論之必合爲
一而連類相引一如今人習四書者此作僞之庸

矣。蔑略而不自知者也。至為單詩傳又引子云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此數語則直襲朱子集傳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于師傳已嫁而季不衰于父母四句而略為更易以成說則豈有子貢襲朱傳者豈有朱傳引子語而不明指為子語者豈有子語而他書不一見者考左傳有貴而能貧又有富而能臣語然皆非此類

桃夭

詩傳云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修其身矣按數

詩傳詩說駁義

七

語出自大學大學一書又出自禮記禮記本呂泰以前戰國以後儒者所為而漢儒集成之故其諸篇各有作者姓氏如呂不韋作月令荀卿作三年問公孫尼子作緇衣子思作中庸類而大學則不知誰作或以為子思窮居在衛作大學中庸則似大學亦子思之書然其說後起終未可信若今人所云孔子之言曾子述之曾子之意門人記之則可怪孰甚天下無相隔二千年一無所據可即然鑿指為孰是言孰是意孰是述孰是記者即大學果聖人之書亦後儒所作子貢焉能引之即或夫子平日果有是語然子貢

所引只是大學何也以宜家教國而後推本之修身則非大學無是語也然則以學究荒陋日讀大學四書而妄云說詩妄云子貢之說詩究矣

麟止

詩本是麟之趾惟陸氏釋文云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趾本亦作止兩通之此指小序耳而此則竟襲之作麟止且傳說俱然則是子貢申培俱襲小序且俱看註疏讀陸德明釋文豈有此理

卷耳

按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皆云合樂周南關雎

詩傳詩說駁義

八

葛覃卷耳遂歌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則卷耳本周南之三葛覃卷耳本相次在周初制禮時序已如此故列麟趾之後西洋曆法改甲子為甲子參芴何足示異耶又晁說之曰魯詩以此為康王時詩詩說作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詩反實指文王不同求賢襲小序

兔置

詩說云兔置文王問太顛闕天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諫其事而美之按墨子云文王舉闕天泰顛于置網之中此或以兔置字偶同故云然作者並不

知有墨子豈偶合者與

名南

六條

鵲巢采蘋

晁說之曰魯詩以二詩為康王時詩

采蘋

按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皆曰合樂名南鵲巢采蘋采蘋則采蘋為名南之三此叙在第五不同又晁說之以此為康王時詩

鄒虞

詩傳云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鄒虞詩說云鄒

詩傳詩說駁義

九

虞美虞人之詩按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以虞官之備為樂亦猶美虞人克舉職意在歐陽子已先有此說然騶字義又不同賈誼曰騶者文王之聞虞者聞之司獸則獨以虞為虞人而騶固聞各耳若歐陽子說則又以馬御為騶虞官為虞如七騶六騶山虞澤虞之謂則騶與虞皆官名也此獨曰虞人則但以虞為虞官而騶字無解此龔殿陽子之說而又小變其義者也若騶之為鄒則騶鄒通字三騶字即三鄒字然于此與魯詩有偶合處按文選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也則魯詩亦

固以騶爲鄒字且亦以騶虞爲司獸官又周禮疏引韓魯詩亦謂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則鄒木田名騶虞官各此不識魯詩而偶合者也然晁說之又謂魯詩以此爲康王時詩

標有梅

詩說標有梅女父擇婿之詩按戴岷隱說詩有云此擇婿之辭父母之心也故云然作僞者未必知此

野麋行露

詩說野麋昏嫺惡無禮之詩按毛詩作野有死麋左傳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麋之末章則

詩傳詩說駁義

十

古無稱野麋者若行露詩傳云野人強昏不得而訟則竟以野麋爲野人求昏之物此又本韓詩外傳云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則必不肯許諸語故合兩詩爲一事以示巧異然亦何必爾

其棠

詩傳云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其棠詩說亦然按召公以子就封無親出封燕事故左傳晉士鞅曰武子之德在民猶周人之思召公其云周人則正以召公不親至燕故也若鄭志答張逸云其棠稱召伯固知在武王時夫武王時則固在封燕後然至燕

則不然耳或曰九域志名公井棠在陝州府署楮地志又云洛州壽安縣有名伯廟爲名伯聽訟其棠之所則皆後人附會無足據者

魯

朱傳曰或曰魯無風何也曰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乎先代故巡狩不陳其詩而其篇策不列于太師之職是以宋魯俱無風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稱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今按孟子及他書引詩皆稱魯頌則在當時已如此更名爲風兒童

詩傳詩說駁義

十一

之詐也此無爾風以七月一詩爲小雅而以鴟鴞下六詩及邠定之方中一詩更名楚宮合魯頌四詩共十一篇爲魯風傳說同

鴟鴞

詩傳云周公孫于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修王政以備之賦鴟鴞詩說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魯殷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以貽成王欲王省悟以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之爲言也按周公居東居國之東耳故尚書金縢篇王發金縢後執書以泣

乃曰雖子小子其親迎以公時居國之東故可親迎
若是居魯豈有以西岐至東魯迎公之理若毀人畔
則當在賦鴟鶚後所謂未雨綢繆者慮其畔耳故書
序註云公還攝懼誅故畔此是實錄若既畔則斧破
戕缺尙何未雨預防之有

狼跋

詩說云狼跋周公居于魯魯人賂其德容而作是詩
按詩句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嘗見舊本孔鮒小爾雅
引此二句作德容不瑕見成王美大聲稱遠也以德
音爲德容本傳寫誤耳此曰睹其德容豈亦偶見小

詩傳詩說駁義

爾雅誤本故以音字改容字耶

破斧

詩說云破斧周公至自征殷四國美之考詩文每稱
四國皆四方之國如曹風正是四國耳此曰四國美
之則實指四國矣按鄭箋曰四國管蔡商奄也然觀
此傳於耶之稱舟亦有曰四國宰周公則又以管
蔡霍股爲四國與鄭稍異

楚宮

詩傳云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詩說
同按詩中無楚宮名疑卽邠詩定之方中一篇以詩

中有作于楚宮語遂易名置此觀鄘詩無定之方中
一篇可知也但攷魯無城楚丘事唯春秋僖公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然此是衛事非魯事也且備戎與
備狄不同按春秋隱七年戎伐虢伯于楚丘此楚丘
亦指衛地然隱七年是備戎僖二年是備狄以狄是
時方滅衛而文公復之故城楚丘爲備狄也作僞者
不知戎狄二字亦有關係遂洵筆亂下而不知其不
可耳若衛文作室則與城楚丘無與觀詩中並無一
語及築城事居然可知且定之方中爲營室初正中
時爲十月中氣春秋城楚丘文乃在僖二年春衛文

詩傳詩說駁義

十三

固先於城楚丘一月預營度宮室故詩辭與春秋城
楚丘時不合若謂此詩卽城楚丘則毋論此詩是衛
文非魯僖卽是魯僖亦營室正中時與春王正月了
不相涉也考朱傳魯頌駟篇註有云衛文公秉心寒
淵而騷牡三千亦此意也此必因朱子此語遂附會
作魯詩耳又毛傳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正義曰鄭
志答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
時在毛公前則仲梁子本魯人其曰初立楚宮不繫
某國號者意必以本國事故直言之如春秋書初獻
初稅則則舊亦有以此爲魯國事者但作僞者定不

曉北史克作頌龔小序駟篇語

泮水泮宮

詩傳僖公獻捷于太廟史克曰賦泮水詩說泮宮
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詞詩本名泮
水以中有既作泮宮語別名泮宮示異也其云獻捷
亦以詩中有在泮獻誠既克淮夷語但此皆頌禱詞
不必實事古者出兵受成于學及其反也以訊馘告
故及獻馘耳僖公原無伐淮夷事伐且無有焉得獻
馘按春秋僖十三年公會諸侯于鹹為淮夷病杞也
十六年節亦為淮夷所病會于淮謀節然皆齊桓事

詩傳詩說駁義

十四

僖公不過遵齊一隨行耳且亦未嘗伐淮夷也唯通
鑑外紀有云周襄王八年冬僖公會諸侯於淮上謀
東畧未幾遂伐淮夷按周襄八年即僖之十六年謀
東畧即十六年會淮事以左傳云謀東畧故也彼必
從此語增飾之者然非實錄也且其所云太廟亦無
據詩所頌者泮宮耳天子辟離諸侯泮宮泮宮是學
太廟是宗廟唯蔡邕月令論有明堂即太廟太學之
說然晉袁準辨之謂宗廟之中鬼神所居使衆學處
焉饗射于中入鬼慢黷死生交錯因俘截耳瘡流
血非其理也此正辨太學太廟不得相混若僖公獻

捷謂在太廟則正中其說事有爲前古所旣辨者乃復取擾焉何也

闕宮

詩傳詩說駁義

詩傳曰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曰賦闕宮詩說闕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季惠桓莊四窺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據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故此際然曰僖八年始用郊禘不知此時雖禘然非始禘也前此閔二年卽有曰禘于莊公矣此時雖禘亦不及郊後此僖三十一年然後曰四十郊矣禘卽冒取郊乃預

詩傳詩說駁義

十五

支况詩中亦明云秋而載嘗並不及禘也若僖公作

后稷文王廟則更無據徒以詩中頌后稷文王故云

然不知后稷文王亦特修廟時頌及之非爲作新廟

頌也若頌作新廟則詩中又有太王武王宜增二廟

矣春秋興作雖小必書况作廟大事不書必無此事

耳且詩傳云始用郊禘詩說云作后稷文王廟彼此

發明意謂郊必須后稷禘必須文王不知郊雖配稷

不必立廟若謂魯之禘必禘周公所自出故須立文

王廟則天子之禘亦禘后稷所自出矣未聞於九廟

之上復立帝嚳廟也卽必爲立廟則前此亦有禘矣

何以至僖始立耶又按公羊傳云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則此云闕宮意必卽羣公廟也又云立闕宮於羣公廟上豈可通乎朱傳曰闕宮一篇爲僖公之詩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因其實而著之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也此曰非孔子所錄正暗竊朱子說而回護之耳則豈有孔子亡後增入此詩者凡此皆妄也

其說而著之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也此曰非孔子所錄正暗竊朱子說而回護之耳則豈有孔子亡後增入此詩者凡此皆妄也

蕭山毛奇齡

又名性字初晴稿

文輝克有較遠宗存茲

詩傳詩說駁義

二條

舊以衛詩為邶邶衛固不可解此則以邶為管叔時

詩以邶為霍叔時詩以衛為衛武公以後詩凡詩中

明明可據是衛詩者則皆入于衛餘皆雜入邶邶按

漢書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邶管叔尹之衛蔡

叔尹之以監殷謂之三監其說固謬三監者管蔡霍

詩傳詩說駁義

也若去霍叔入武庚是二監矣若武庚亦一監則武

庚監武庚矣此由漢儒誤以書康誥諸篇為成王誅

武庚後始封康叔而以衛為蔡叔舊封故云然未

嘗言邶是管邶是霍也考書蔡仲之命蔡叔封蔡故

稱蔡則管霍亦必以封管霍地故稱管霍此瞭然者

特不知所在耳若詩傳于邶柏舟詩又云管叔封于

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是管蔡霍三監之外又增

一康叔則又是四監漢書少一監此多一監俱不可

解若鄭譜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

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

亦未言邶鄘爲管霍封地邶鄘詩爲管霍時詩至于左傳載季子觀樂則于歌邶鄘衛時統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明明以邶鄘衛同是衛風此則邶鄘皆爲衛不爲管霍之明證也或曰管卽鄭州管城蔡卽蔡州上蔡霍卽晉州霍邑則又後人附會之言不足據者

柏舟

詩傳管未封于邶與蔡未霍未康未監殷四國害周公康未諫不聽三未遂以殷畔康未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于柏舟見匹夫不可奪志也詩說柏舟

詩傳詩說駁義

二

康未因管未欲害周公挾武庚以叛憂之而作按書梓材篇有云王啓監厥亂爲民此是誥康叔者則疑康叔亦監殷似亦有說特于三監之數不合耳至于曰以下所引子言無據按孔叢子記義篇有曰于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易也詳其語似言邶柏舟非此柏舟也卽此柏舟亦必因列女傳云柏舟衛宣夫人守志之詩是婦人詩此誤以婦字作夫字則必偶見孔叢子鏤木或誤此字遂造康叔事而引此言以實之以爲孔叢子現在可暗取證而不知以婦人爲男子以雌爲雄所謂撲撻逃離不辨雌雄也則何可已

詩傳云三未青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詩說亦然按漢書註云中菁魯詩以為中夜也此以中菁為中構與魯詩不同

考槃

詩傳鄘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子曰見逝世而無悶矣此竊孔叢子云於考槃見士之遯世而不悶也語觀此則益信柏舟匹夫不可奪志亦正引孔叢子語而連篇以及之者作偽之稚拙而底裏盡見

詩傳詩說駁義

三

有如此後木爪篇同

木爪

詩傳朋友相贈賦木爪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子曰以下見孔叢子於木爪見苞苴之禮行也語餘見前

芄藚

詩說芄藚刺霍叔也以童子儗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亂胡胤嘉云據竹書謂成王十年武庚畔是時霍叔已五十有四非童子矣

洪澳

詩傳云衛武公好學明德聞入美之賦洪澳按詩文
洪與惟大學作洪澳此故改澳字且加明德字則竟
以大學釋詩矣禮記出漢後豈能變易詩文如此况
禮記原本原以洪與詩証誠意在故君子必誠其意
後未嘗証明德也証明德之說創自朱子以此節為
明德之止于至善此是臆解耳而作偽者公然入此
二字淺學不審量以為本之大學而不知此大學係
朱子之大學非禮記大學也觀此則其書為宋後明
季學究授市門幼稚于鄉塾而狂發為此夫何疑焉

詩傳詩說駁義

四

菉衣

詩傳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菉衣
考綠字原有作菉字者如小雅采綠楚辭註引之作
采菉洪與綠竹大學引之作菉竹是也但菉竹二草
各綠菉亦草名故可通見未有綠是色而亦作菉
者豈菉衣草與作偽無學不知綠菉通見之故以
為菉綠可通遂雜下而不知怪悲夫

燕燕

詩說燕燕莊姜與嬖戴嬭皆為州吁所逐同出衛野
而別莊姜作詩詩云遠送于野未有同被逐而稱遠

送者若魯詩則宜以此爲衛夫人定姜之詩

擊鼓

詩傳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魯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詩說同按州吁好兵見左傳以此詩爲刺州吁見小序與朱子集註獨予以爲未必是刺州吁者據左傳隱四年州吁以諸侯之兵伐鄭圍鄭東門只五日耳秋又伐鄭取禾而還九月州吁卽見殺亦不及一月耳夫州吁好兵止于伐鄭卽伐鄭又止于隱四年之一年卽一年之間又止于此數日安得有不以歸爰居爰處生死契濶

詩傳詩說駁義

五

至不可活不可申如是之久况隱四年州吁已見殺至僖二年戴公始廬漕因漕無城文公又復城楚丘安得州吁有城漕之事予嘗謂朱註不遵小序其遵小序處則愈見悖謬此亦其一若左傳州吁伐鄭有陳人蔡人卽詩文亦有平陳與宋語此獨去陳人不知何據又從孫子仲稱公孫文仲亦無據

親臺

詩傳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親臺詩說親臺衛宣公爲伋取婦而美築親臺而自納之衛人惡之而賦其事也按古新字與親字不通自程伊川改人

學以親民爲新民此遂竊其說改作親字考新臺以
莘地得名卽左傳公使倂之齊使盜衍于莘之莘則
以莘爲新矣此又以新爲親又以親爲窺展轉貽誤
豈子貢亦曾讀程子改本大學過耶

二子乘舟

詩傳宣公殺其世子倂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
乘舟詩說二子乘舟宣公欲立少子朔使倂壽如齊
而沉之于河衛人傷之而作是詩按左傳初宣公蒸
于夷姜生急子爲之取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
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衍諸

詩傳詩說駁義

六

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
矣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
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史記亦云宣公
正夫人與朔惡太子倂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倂妻也
心惡太子欲廢之及問其惡大怒乃使於齊與之自
旄而令盜遮界上殺之是公獨惡倂使倂死壽以代
倂故並死耳未嘗並使壽死也今日欲立朔而並殺
二子于事不合且其所謂沉于河者並無所據唯劉
向新序云宣公欲殺太子倂而立壽也使人與倂乘
舟于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

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其後舟行無恙，未幾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尸還至境，自殺。據新序說，則實有沉河事。且實有二子乘舟事。然欲立壽而殺伋，則非欲並殺伋。壽欲沉河，不能而又使之齊而殺之于路，則非使如齊而沉于河。其援據不實多致乖舛，固不待言。予獨謂劉向所記亦傳會詩文不可盡信者。齊衛

詩傳詩說駁義

七

隔一河，二子未渡河而死于莘矣。莘在衛東，近河水。經注云：今平陽陽平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是衛適齊道也。宣公築臺河上，要取齊女，亦卽此地。其名新臺，以新莘聲同故也。史記曰：死界上，正謂衛與齊之界也。二子死，莘死界上，未嘗渡河，則與二子乘舟之語不合。故造爲使伋乘舟之事，以實之。然而乘舟何事使乘？何爲旣不奉使，又非遊遨，造飾之言，彌見兀臬。卽曰傳母恐伋死，閔而作詩，亦但閔伋耳。焉知壽往而頓稱二子尤屬無理。故吾謂劉向是記亦增飾詩文，未可遽信。若作僞之謬，則固有不足辨者。又

彼與壽異母弟詩傳稱母弟非是

采唐

詩傳公室無禮國人刺之賦采唐詩說亦然按此詩本名桑中以章首有爰采唐矣句因改之示異但左傳申公巫臣聘夏姬于鄭盡室以行申叔跪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註曰桑中衛詩名則當時稱桑中名已久恐無稱采唐者

泉水

詩傳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詩說同按宋桓姬無可考唯小序河廣篇有桓姬歸衛事然此時未知在衛與否此但以許穆夫人賦載馳則宋桓夫人不得不賦泉水耳餘見後河廣詩

河廣

詩傳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詩說河廣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按宋桓姬歸衛事他無可考惟小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考衛未遷時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則相隔一河故在衛思宋則賦河廣至宋襄立時衛已渡河都河南矣當衛戴公初渡河時宋桓爲逆河霄濟爾時

宋桓尚在也。至渡河之後，衛文公十年而桓始亡。桓始亡而襄始立，則宋襄卽位距衛渡河時已十年有餘。卽使桓姬果歸衛，果思子爾時已不隔河矣。尚曰：誰謂河廣？誰謂宋遠？于情理不合。故予向謂此詩未必是宋桓夫人思子之詩，非無謂也。弟嚴華谷作詩緝，謂此詩當在衛未渡河，襄公未立之前。此亦回護河廣之一說。然嘗考劉向說苑，宋襄公爲太子時，請桓公立。曰：夷公問政，對曰：臣有身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是襄公未立時，嘗得借省舅之意。依母在衛，惟恐旣立則難往，故預爲辭立，則是桓姬思子

詩傳詩說駁義

九

斷當在襄公旣立之後。故此曰：襄公卽位，夫人思之，似亦有見。然而襄公旣立，則衛已渡河，有何河廣？則此河廣詩謂桓姬思子終是疑案。予作聞詩說辭已載其說，因此有襄公卽位數語，似竊見說苑而爲言者。故復記此。聞詩說辭二十卷爲陳者所毀，今已亡。

公孫末駁

棘人思子之詩，其義與此詩同。

詩傳：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駁棘詩說。駁棘，衛靈公爲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按：靈公在春秋末昭定公時。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時已歌邶矣。豈夫子剛詩時復增入此一詩耶？考鄭氏詩譜時

世止於周敬王時此可據者若靈公所召者宋朝也
詩傳稱子都詩說稱宋朝豈謂宋朝卽子都耶孟子
註云子都古男子美稱卽鄭詩已有不見子都句在
靈公前

宋王五條

黍離

詩傳云王世子宜曰弑其君幽王自立于維尹伯封
過西都而傷之作黍離詩說云黍離幽王伐申申侯
逆戰于戲射王弑之立平王子申自申遷維命泰伯
帥師逐犬戎于鎬京尋遣尹伯封犒秦伯之師過故

詩傳詩說駁義

十

宗廟宮室秦人皆舉土爲田成生禾黍旁皇不忍去
故作此詩按尹伯封他無考唯韓詩云黍離伯封作
但韓詩所云伯封另是一事嘗讀曹植令禽惡鳥論
云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季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
不得作黍離詩此韓詩之說則此伯封是伯奇之弟
求見不得故作此詩非謂過都傷感如箕子所云也
此既龔尹伯封名而又以爲過故宮所作是旣據韓
詩又據小序相雜成說謬矣若劉向新序又云衛宣
公子壽閔彼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則同是以
弟求見而又異其名古人記事多此類

詩傳荆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揚之水
詩說揚之水荆子訶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
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按古文無揚字此
與鄭風唐風皆改揚字爲揚字不知何據若荆伐申
則似竊鄭箋云中近疆楚數見侵伐二語而竟造事
以實之然亦但戍申耳以詩有戍甫戍許并造爲伐
甫侵許則此時祇申侯焉得復有甫許諸舅氏也考
國語富辰曰齊申許呂皆繇大姜則以四國皆姜姓
可通稱孔氏正義云戍申而曰甫許猶六國秦趙俱
嬴姓史記漢書多稱秦爲趙是也若許甫稱許呂則
呂卽甫字書呂刑卽甫刑可見

何彼穠矣

詩傳詩說駁義

十一

詩說何彼穠矣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
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婚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
人傷之而作是詩按何彼穠矣本王姬降齊襄事原
不宜入召南然謂莊王爲齊襄魯莊之隙以此平之
則不然莊王以桓王妹下嫁齊襄豈爲平魯卽其使
魯主之亦如公羊傳所云天子嫁女子諸侯必使同
姓諸侯主之故然豈有王姬下降宗國主嫁僅作

諸侯相平之具此皆臆見之可笑者又按齊魯韓三家詩謂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治嫁之車遠送之則言嫁用王姬車耳非嫁王姬也申公魯詩其爲說在三家外亦不可解

徐仲山曰此詩有三齊侯子一是齊襄一是小白皆取王姬者有謂是襄非小白以小白本僖之庶子襄之諸弟不得稱齊侯之子云耳然有謂非齊襄者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姬歸于齊此齊襄事也歷夏秋冬三時而皆不得有唐棣華可謂齊襄乎予曰不然唐棣典也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周制也桃之夭夭豈逆女時耶典也

詩傳詩說駁義

十一

唐棣

詩傳曰王棄賢大夫風之賦唐棣詩說唐棣僖王棄

賢而諷之首章典也二章三章賦也按詩無此名唯

豐坊僞詩本以論語唐棣之華四句冠鄭風東門之

墀詩上而此詩傳詩說又皆無鄭東門之墀一詩則

亦以鄭東門之墀一詩冠論語唐棣四句爲唐棣詩

耳唐棣詩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與東門之墀其室則

邇其人甚遠豈不爾思子不我卽語本相似然唐棣

室遠東門之墀室邇亦正相反若東門之墀只二章

此曰二章三章正加四句作一章也豐氏郭氏其互相作偽如此

有兔

詩傳袁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兔詩說同按左傳哀三年晉趙鞅惡范氏與周劉氏世為婚姻袁弘事劉文公趙鞅責周與范氏故周人殺袁弘是其事也弘殺非其罪與爰合但哀三年事當在孔子刪詩之後恐時世或不符耳詩舊名兔爰不名有兔

詩傳詩說駁義

十三

齊合原

詩傳詩說駁義

詩傳詩說駁義

詩傳詩說駁義

西河合集

風其備錄詩出錄

日不異賦三且各精澗蕭山毛奇齡

行十九僧開稿

與任望文塊對存精潔同賦江波王

沈宗熹師尹姜之琦幼韓較

詩傳詩說駁義

三

齊

八條 小曰營營衣人業之類 牛精端 亦以此

營

詩傳齊俗習于田賦營詩說同按詩本作還漢書地理志云臨淄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虐囷之間兮顏師古謂毛詩作還齊詩作營故此亦以還為營但子貢說詩不知所主申培魯詩宗又襲齊詩

詩傳詩說駁義

何也或曰營既是地則下章子之昌子之茂又作何解後見賈逵齊魯韓毛氏異同及崔靈恩集註有云昌茂亦齊地後好事者直云營丘故城即濰之昌樂茂即泰山之牟牟茂通

手

詩傳公子小白適營齊人慕之賦手詩說亦然此鄭詩也入此者必以詩中子之昌兮與前還詩語同俟我于堂又與後著詩語同故耳如王風采芣篇有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語鄭風子衿篇亦有是二語遂以子衿為王風其論祕皆此類

詩傳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賦
南山詩說南山襄公久留文姜齊人刺之按春秋公
與夫如齊公卽薨于齊無久留而公不能制之事
若焦氏易林云襄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女留連
久處則指文姜初歸魯時故曰襄送季女如春秋齊
侯送姜氏于讎是也第謹非蕩道送姜氏者是齊僖
不是齊襄焦氏故誤耳

詩傳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賦載毆詩說載毆齊

詩傳詩說駁義

二

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驕師齊人
刺之按春秋莊五年春夫人姜氏如齊歸冬公會齊
人伐衛則伐衛冬時事夫人如齊師在春非伐衛時
或齊更有師則不可必耳若胡氏傳引此詩証如師
事曰彭彭多貌儻儻衆貌亦引詩數姜在事如此非
謂此詩卽如師時作也至于伐衛爲納朔公羊傳曰
伐衛納朔也乃一事而彼此分見詩傳曰伐衛詩說
曰納朔作僞之故爲賣弄乃爾

詩傳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詩

詩傳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詩

說狩嗟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禚齊人刺之
賦也按莊公無朝齊事唯狩禚有之然是齊侯非齊
大夫春秋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羊傳云公曷
乎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
穀梁傳亦云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甲公之敵
所以卑公也則狩禚爲齊侯非齊大夫矣若其以此
詩爲狩禚詩者徒以詩中有射則臧兮終日射侯諸
語耳然曰射侯曰不出正則明是樹侯以射非狩也
按射禮大射以皮賓射以正燕射以獸此曰正正是
賓射與兩君相見禮合則以此詩爲狩亦非是

詩傳詩說駁義

三

風雨

詩傳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詩
說同按左傳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宣子
曰二三君子詩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游賦風雨宣
子喜曰賦不出鄭志則明是鄭詩而乃移入齊作僞
之不審量如此

鷓鴣

詩傳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鷓鴣詩詆鷓鴣衛姬勸
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按劉向列女傳云桓公好淫
樂衛姬爲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乃立衛姬爲夫人

號管仲爲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張華女史箴亦曰衛女矯桓耳志和音是也但劉向是說有未可信者按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則工衛姬亦皆在所嬖之數未聞有特稱賢者及鄭姬生孝公公與管仲屬季公子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于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季公奔宋按雍巫卽易牙共姬卽衛姬武子無虧卽武孟則長衛姬之不賢有明徵矣浸假少衛姬賢與管仲同治內

詩傳詩說駁義

四

外則安得有私寵鄭姬陰與管仲屬太子于宋之事所謂衛姬治內管仲治外者安在故曰劉向之言亦不無可疑者然作僞如此節則猶屬有據者也

甫田

詩傳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詩說甫田齊景公急于圖伯大夫諷之按小序云大夫刺襄公不修德而求諸侯則求諸侯本襲小序特以景公易襄公耳若景公圖伯無據按左傳昭十一年晉侯與齊侯投壺齊侯祝辭有曰與君代典士文伯謂齊侯欲代晉與伯則所云圖伯意或有之然作僞者定見不

及此

魏

詩說十畝之間

詩說十畝之間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

與友歸于農畝賦也此全是朱傳文豈申公讀朱氏

傳耶抑朱傳引魯詩陰竊之不告所自耶觀者思之

碩鼠

詩說碩鼠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詩按詩文但

刺貪耳其鑿指大夫者緣小序云刺其重歛而朱子

辨說云此亦託于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

碩鼠比其君也故此舍刺君而曰刺大夫耳舊以

戚扣角歌碩鼠按古詩最多或別有碩鼠非此詩

唐三條

山有樞

詩說山有樞唐人憂國之詩按魯詩石經殘碑作山

有藎申公魯詩何以非藎字耶

菜詩傳菽詩說

詩本作椒惟說文以椒為菜若作菽是采菽之菽大

豆也以叔作未遂以菜作菽誤矣

野有蔓草

詩傳曰季遇郤缺于萸野薦于文公缺一人美之賦

野有蔓草詩說同按此是鄭風以曰季遇郤缺事相

以遂移置此耳考左傳鄭子養賦野有蔓草韓宣子

曰賦不出鄭志則明係鄭風之有左証者而移為唐

風何鹵莽也

曹一條

按詩本作鳩鳩惟漢書說苑作尸鳩尸鳩同

和郇一條

按左傳季札觀樂曰自郇以下故陸德明釋文亦云

檜木又作郇若諸家皆作檜非郇也此從郇者必幼

詩傳詩說駁義

六

時讀觀樂一篇耳

詩傳郇人夫婦相棄缺四賦大路詩說同此鄭風也

按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有曰鄭衛漆洿之間羣女出

桑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

華辭甚妙則以此詩本鄭詩故曰漆洿之間此入郇

妄矣又遵大路去一遵字亦不可解

鄭四條

緇衣

緇衣

緇衣

詩傳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按武公時世襲小序於緇衣句見孔詒子說見邶柏舟篇

扶笻

詩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作扶笻在氏狡各詩說亦然按詩本作扶菴唯毛傳作扶笻笻菴通字其云狂狡人狂狡者按左傳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師敗績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則狂狡本宋人而見獲于鄭者其後在狂狡則無所據且獲狂狡者亦鄭穆公非靈公也此以狂狡二字偶同故實之耳

詩傳詩說駁義

七

麥秀

詩傳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詩說麥秀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逐之故作是詩以責狂狡一章典也二章賦也按詩無麥秀篇唯史記箕子有麥秀歌中有彼狡童兮二句與此狡童詩句相合卽以狡童爲麥秀觀狡童詩止二章而詩說有三章其云一章典者必卽以麥秀歌四句移冠此章如論語唐棣之華四句移冠東門之暉詩其詩同也若子良將去國靈公逐子良則尤不然按左傳鄭公子

歸生弑靈公鄭人立子良子良辭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則亦皆亡乃舍之皆爲大夫則是襄公將去穆氏而獨留子良此謂子良欲去國又云靈公欲逐子良皆依條附會不可信者且春秋宣三年冬鄭穆公卒四年春靈公始立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是靈公立祗半載而卽已被弑卽嬖狂狡亦不久子良安得數數進諫且至去國後褰裳詩傳竟云子良去國詩說則又鑿鑿云子良如晉此皆誕妄不經之已甚者

詩傳詩說駁義

八

文曰羔求

詩傳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求詩說羔求鄭子皮卒子產思之追頌焉賦也按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產賦羔裘則此詩先子產有之故子產取以爲賦非子產所作明矣朱子小序辨說有云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故此卽以子產美子皮實之其欲竊附朱子而遂忘前此之有左傳亦可嘆也求字見前

陳

一條

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

歸生弑靈公鄭人立子良子良辭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則亦皆亡乃舍之皆爲大夫則是襄公將去穆氏而獨留子良此謂子良欲去國又云靈公欲逐子良皆依條附會不可信者且春秋宣三年冬鄭穆公卒四年春靈公始立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是靈公立祗半載而卽已被弑卽嬖狂狡亦不久子良安得數數進諫且至去國後褰裳詩傳竟云子良去國詩說則又鑿鑿云子良如晉此皆誕妄不經之已甚者

詩說墓門泄治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譖而囚之治作是詩按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襄其初服以戲于朝泄治諫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治無譖泄治事若詩云國人知之則與穀梁傳泄治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語亦相類

秦六條

詩終秦風豈亦尙書終秦誓之意耶

車鄰

詩傳襄公伐戎初命爲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詩說

詩傳詩說駁義

九

亦然按車鄰朱傳作車鄰不知何據此從毛傳是也但襄公時世不可考據小序云車鄰美秦仲也而安成劉氏謂秦仲但爲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此詩疑作于平王命襄公爲侯之後此皆宋儒臆見而子貢申培已先得我心真可一笑

終南

詩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詩說同此龔小序然歐陽子曰周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然襄公止以一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此詩及終南則非襄公時可知也終南岐地山名

在今陝西西安府

馴鐵

詩傳襄公始有田圃之事秦人喜之賦馴鐵按小序曰始有田狩之事園圃之樂此卽竊摘其二字以隱括之其作僞有如此者

渭陽

詩傳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詩說同按左傳秦穆姬爲晉獻公太子申生之同母姊爲重耳異母姊穆姬生太子瑩是爲康公則康公爲重耳甥故稱舅氏若秦穆與重耳特妻之弟耳未聞妻兄弟

詩傳詩說駁義

十

稱舅氏者作僞之不典如此

黃鳥

詩傳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詩說黃鳥秦穆公卒世子箴以三良殉之秦人傷之而作是詩按子車之殉歸咎康公此卽魏顆陳乾昔子從治命不從亂命之說然考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至也宜哉死而棄民玩左氏文則當時皆歸罪穆公不及康公以康公不得主之故也故應劭云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

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則當時秦穆令從已死而三子輕生爭自爲殉固非嗣主意卽嗣主亦不得禁止之故鄭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孔氏正義云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則是子車之殉其必責穆公而不責康公者已早有成論而作僞鹵莽凡前人所顯然論列無庸翻復者必盲犯瞎觸以墮其說則猥陋甚矣至若李德裕云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矣安得謂之百夫特哉則文饒之意并將罪三良以薄穆公之過况

詩傳詩說駁義

十一

康公乎或曰三子輕死記載有之然與詩文臨穴惴惴之意似于不合天下無輕生而尙股栗者則又不然臨穴者秦人也惴惴其慄者秦人之傷之也故鄭箋云秦人哀傷之皆臨穴而爲之悼慄則惴惴者在秦人不在三良又甚明者若秦本紀云穆公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人此雖不可信然亦秦俗如是如是則又何必惴何必臨穴且亦何必論其孰有罪孰無罪若者宜原若者宜坐而必出穆公而入康公亦多事矣

蕭山毛奇齡

字春庄稿
又名姓
沈宗熹師尹
李日焜次暉

詩傳詩說駁義

小雅

總一條 詩傳全
詩說四條

小雅大雅止二則季札觀樂曰為之歌小雅為之歌
大雅是也今詩傳詩說分小雅小雅續小雅傳大雅
亦然按鄭譜有小大雅正變說自鹿鳴至菁菁者莪
十六篇為正小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
餘變雅也諸家皆宗之獨鄭漁仲曰正變之說不出

詩傳詩說駁義

于夫子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
謂之變雅可也若鴻雁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之
美宣王亦謂之變可乎嗣後說詩家遂有不從其說
者今詩傳詩說不名正變而改名續名傳此附鄭樵
說也然其名為傳者則仍附康成之說而叅以宋人
者康成謂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謂之正經而孔
氏正義即謂九書非正經者皆謂之傳然未知此傳
在何書也則雖謂有傳而未嘗以變小大雅詩當之
至東萊呂氏則謂楚辭惟屈原離騷則謂之經自宋
玉九辨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推之則鹿鳴以下小

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此亦是朱儒習氣好創臆說強爲解斷。而此卽公然以變雅爲傳。則豈有端木賜申培皆得聞鄭樵孔穎達呂祖謙之言而爲說詩者真可怪也。又孔氏正義謂古詩三百五篇無三百十一篇緣三家舊本無六亡詩故也。此云無者言有詩而刪去之非無申培魯詩固宜去此六詩子貢何詩宗而亦復去此且六詩亦以被笙之故偶軼其字句未嘗無詩天下無無詩而有題者亦無無詩而可以笙者惟朱子臆斷妄謂此六笙詩者有聲無詩而此卽去之

四詩傳詩說駁義

二

夫古不著易。遽稱連山王不作賦得名禹貢世無此理。况詩題非他皆摘詩中字標以爲題。如關雎者以詩有關雎鳩一句故各關雎爲單者以詩有葛之單兮一句故名葛單非如漢後詩家另標一題以作詩可以詩是詩題是題也。假使無詩題將安出且亦何所見何所取義可妄曰商陔曰華黍曰崇丘曰山儀此皆悖理之已甚者。如由庚由儀本字無義此正截取詩詞之字不然是狂詩矣若金元樂府雖另立題然皆有徒歌並無徒樂縱有徒樂如後世吹角吹篴等亦皆有辭存于其中。况堂堂大樂燕享酌報卽徒歌尚不可豈有虛吹

虛打如時俗嫁娶之理無怪乎近代彈琴家祖嵩陽道士邪說以爲琴貴無辭遂失搏拊以詠之本來而不之察也曰書猥陋原不足以語此因論小雅六亡詩而偶然及之凡觀經者慎毋犯宋人之說而由古義斯幸耳

詩傳云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享有小正焉字缺詩鶴

鳴字缺所以修身也字缺鹿鳴伐木菁莪關桑白駒

皆所以燕賢也棠棣燕兄弟也頍卣燕親戚也魚麗

嘉魚瓠葉皆所以燕大臣也南山有臺天保大臣所以報王也煌華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之勤也杕杜

勞戍也邠風陳農政也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大田農夫所以報公也斯千落窺宮也鴻雁懷遠

人也蓼蕭常者莠湛露彤弓桑扈采芣皆天子之燕諸侯也瞻彼洛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子且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

采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斯周道之所以正乎

用之燕享有小雅焉與後大雅云會朝受字缺有人

四詩傳詩說駁義

三

所以正乎

用之燕享有小雅焉與後大雅云會朝受

有人

雅焉皆襲朱傳正小雅燕享之樂止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語其受下缺一字必釐字也菁莪本作菁菁者莪按左傳文三年晉侯賦菁菁者莪又昭十七年小邾穆公賦菁菁者莪古無單各菁莪者至于鹿鳴以下篇次則儀禮燕禮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鄉飲酒禮亦然又學記云大學始教宵雅肄三註云三卽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則此三詩皆一定之序如天地玄黃之排字隨所編次更不篡易故但舉三字而人人知之鮮所紊亂若可以意爲先後則倘曰工歌鹿鳴之三而此以菁莪應之是亂道

詩傳詩說駁義

矣作偽之不學古而妄誕如此若隰桑之繼菁莪則以朱傳云辭意大概與菁莪相似一語遂毅然並列耳至于棠棣毛本作常棣惟左傳趙孟賦棠棣作棠棣然按爾雅常棣是棣棠棣是核本二物而韓詩序云夫核燕兄弟也則亦以是詩篇名爲棠棣似毛詩作常韓詩作棠兩有不同故藝文類聚亦云夫核之華莠不焯焯可驗今詩傳作棠旣從韓詩而詩說作常又從毛詩此則何解歷觀二書如鸛鷓之鳥蚩蚩之獸無不相比相附而此獨見異是何以故若南有嘉魚則儀禮諸書皆有四字並無截取嘉魚二字者

且其篇次則白魚麗後繼以南有嘉魚又繼以南山有臺如燕禮鄉飲酒禮所云歌魚麗笙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箴類敘次秩秩何緣却南山有臺而竟以瓠葉繼之且爾雅臺是草名卽臺夫須並不從草若云大臣報王徒以詩中萬壽字耳不知魯頌萬有千歲爾風萬壽無疆不必天子卽士冠禮祝辭亦有眉壽萬年此可知也且襄二十四年子產寓書于韓宣子稱邦家之基二句昭十三年夫子美子產亦稱邦家之基二句若是報天子詩不得遞舉相贈矣况襄三十年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

詩傳詩說駁義

五

聘歸而復命公享之武子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以報之若是諸侯報天子詩則魯公何得以此報其臣下此尤親切明著者也若皇皇者華亦非煌華莊子云折楊皇琴李延年造新曲曰皇之華皆是別詩惟宋人陸佃妄云折楊逸詩皇琴卽詩所謂皇皇者華是也愚者卽以是言爲據遂改皇皇者華爲煌華則凡國語左傳所稱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何不憚煩也至以爾風爲郊風而以七月一篇入小雅此卽惑于爾雅爾頌之說而故爲示異不知季子觀樂于其

歌爾曰其周公之東乎則明註周公居東時詩非雅詩也。至若信南山則截去信字獨稱南山節南山則截去南山獨稱節字不知何故若朱傳于斯于詩註有云儀禮下管新宮左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卽此詩此竟鑿實曰斯于落觀宮然又以新爲親造一字書所無之字。說見前卷至于裳裳者華作常常采菽作采叔雖有董氏註裳古文作常國語秦穆燕公子重耳賦采叔亦無草字爲據然亦何必爲此。

煌華

詩說煌華天子遣使于四方歌此餞之此毛詩也若

詩傳詩說駁義

六

魯詩當以此爲康王時詩

四牡

詩說四牡天子勞使臣之詩此襲左傳襄四年穆叔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語然魯詩亦以此爲康王時詩

邠風

詩說邠風周公陳農政之詩歐陽修曰七月燕齊魯三家皆無之申公魯詩家何以獨有此詩

湛露

詩說湛露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此以詩文有在宗

載考語故云若左傳甯武子云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諸侯朝正者獨同姓乎此皆有根有據之註非可以意為解斷者

小正續

詩說註云此卷十一篇皆宣王中興之詩當時亦泰之燕享以續周公之正樂矣毛氏為變小雅非也

詩傳全

詩說一條

大雅而兼大雅之詩

詩傳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六月北伐也出車勞將帥也采芑勞師也采芑南征也黍苗城申也車王吉日閱武也庭燎勤政也沔水念亂也無羊考牧也車牽樂親昏也

出車為宣王時詩本漢書匈奴傳云宣王興師命將

四詩傳詩說駁義

七

征伐獫狁詩入美大其功日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則固以出車為宣王時詩矣然詩中有王命南仲語按漢書古今人表有南仲中即仲也如仲丁曰中丁類在厲王時則豈厲宣代接仲固厲時人而為宣率師者乎又按嘗武詩有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則又云命卿士之以南仲為太祖而兼太師字皇父者則太師皇父固宣卿士而南仲時已為其始祖矣豈有始祖與其孫同時者則又斷非宣王時可知也若采芑之為宣王時亦見匈奴傳云周懿王時王室遂衰詩人始疾之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至

懿王曾孫宣王興師以伐玁狁詩人美大其功此則時世之近可據者至若以庭燎爲宣王勤政則外紀有云宣王二十二年王宴起姜后脫簪珥諫則此詩問夜亦正與宴起相反凡此者皆非時世先後之可定也亦略之可耳

公子與車乘

詩說車乘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此詩首章賦也次章興也三章賦也四章興也禮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古無賀昏事且朋友亦安得有雖無德與汝諸語若詩本五章此作四章亦不可解

詩傳詩說駁義

八

小正傳

詩說註云鼓鐘而下二十八篇蓋自昭穆至于幽平或公卿大夫諷諫于上或士君子怨思于下亦皆出乎好惡之公而得夫性情之正夫子錄之以存鑒或謂之傳者以其非奏樂之正經而亦可傳也

大正傳做此十三條

鄭氏詩譜云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此不知何等申公乃附庸末子立說而矛盾至此

詩傳昭王南

缺五字

大夫憂之賦鼓鐘詩說昭王南遊

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憂傷而作是詩按晁說之詩

序論謂三家以鼓鐘爲昭王時詩蓋本鄭玄中候握

河記註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者依三家爲說也然孔氏正義又謂惟韓詩以鼓鐘爲昭王時作其自在家者亦臆說耳則昭王時世亦未可遽定者三古至今月世遠言沫卽漢書前儒師授確確尚傳習多悞乃以數千百年後一人之臆斷而欲以翻數千百年前相傳之實事豈有此理

詩傳圻招

字

道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賦圻

招詩說圻招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爰作此詩以諷諫賦也按小雅並無圻招但有圻爰此有

詩傳詩說駁義

九

圻招無圻爰則必圻招卽圻爰也但左傳右尹子革

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爰作祈昭之

詩以止王心此祈昭原是祈字故解者有謂祈求也

昭明也言求明德也惟杜預註以祈爲圻卽圻爰司

馬之官昭其名也此遂襲其說竟去圻爰名而易以

祈昭可怪之甚但祈昭原有詩一章如云祈昭之情

惓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

無醉飽之心此真祭公謀爰之所作也圻爰別一詩

而亦曰祭公謀爰所作若欲分爲二則不宜改圻爰

爲圻招若欲合爲一則祈昭七句圻爰二章每章四

句體製既殊句法亦異卽欲竊冠祈聒于其首如唐
棣麥秀之故智而亦不可得則又何苦好爲此不經
之事而自貽笑也况左傳又有魯穆叔如晉賦圻父
若祈招圻父木一詩則不宜彼此各是如此也

小弁

詩傳尹伯奇

字缺三

後毋隣大夫閔之賦小弁詩說小

弁尹伯奇爲後母所譖而出其隣大夫作此詩以諷
其父吉甫此本孟子趙岐註也又論衡亦云伯奇放
流首髮早白故詩曰維憂用老此與韓詩以黍離爲
伯奇之弟伯封作同或曰伯奇卽宜曰褒姒所生者

四詩傳詩說駁義

十

名伯服非長子而亦稱伯則必並從伯字可知耳然
總係傳會不可信若其云隣大夫作者此竊琴操云
伯奇既逐履霜以足採榜花以食其隣大夫閔之乃
賦小弁故詩傳詩說皆顯顯鑿鑿並曰隣大夫閔之
乃作此詩第諸琴操詞率周秦以後文人墨士之所
爲子貢在聖門何緣得採掇詳析乃爾若謂琴操本
前此未出在兩漢詩學盛行之際尙未之見而他
書則未有與琴操同者謂非詩傳本琴操不可

巧言何人斯

詩傳大夫傷于

字缺

賦巧言詩說巧言周幽王時大

夫傷于讒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興而比也

五章興也下章皆賦也

原註云分何人斯二篇非也

按巧言六章

何人斯八章合之則十三章矣只刺讒一節豈得與

正月同其章數且巧言六章既已逐章分解而何人

斯一詩則但以下章二字概之所去不則明明以上

下相隔為另一篇矣作偽之自露其綻如此若其設

心為是者則以朱子集傳于何人斯篇註云此詩與

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此篇專責讒人上篇先

刺聽者耳此因而合之作偽至此無所不至矣

鳴鳩

詩傳詩說同

小雅無鳴鳩詩惟國語秦伯燕公子重耳賦鳩飛註

詩傳詩說駁義

十一

云鳩飛即小宛此無小宛名而有鳴鳩豈即以是為

小宛詩耶第秦伯賦鳩飛而公子所賦者又為河水

今三百亦並無河水詩則意兩詩皆逸詩而註者誤

指遂使無學者襲之而實非也且鳩飛非鳴鳩也

白華

詩說幽王寵褒姒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按史記

廢申后廢之宮中耳考諸侯有出夫人禮天子則否

諸侯出夫人如春秋邾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是也

天子以天下為家安所得出據國語周幽王逐太子

宜白宜白出奔申則奔申者宜白耳

十月之交
詩說十月之交幽王之時天變見于地變動于下而姦臣亂政于外嬖倖敗德于內大夫憂亂亡之將至故作是詩按漢書谷永傳闢妻驕弱日以不減顏師古曰此魯詩十月之交篇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災異而日爲之食也則魯詩本以此詩爲厲王時詩而以豔妻爲閭妻不謂申培公言詩于魯而仍非魯詩如此

懿戒

詩傳衛武

缺五

賦懿戒詩說懿戒衛武公自警兼訓

詩傳詩說駁義

十一

國人按此本抑詩其稱抑者以詩首句曰抑抑威儀故耳若國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傲乎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其又云懿戒者以抑與懿字音之轉而抑可以戒故曰懿戒非詩名也故章詒註云懿大雅抑之篇不並稱懿戒但稱懿字則祇此一字爲詩名瞭然可見蓋字有從詩字命名者有從詩義命名者此則從詩字命名者耳至如左傳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生在敬戒不在畜也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

虞此亦似引抑詩以美其戒然但取用戒不虞一語以斷取其義故曰善戒善戒者善其生在微戒一語也若愚者讀此必曰善即懿也國語稱懿戒左傳稱善戒將善戒亦詩篇名矣

蓼莪

詩說蓼莪王室昏亂讒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沒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按此詩並無沒而不得所意惟晉書王褒父儀爲文帝所殺褒讀蓼莪未嘗不流涕此則有沒而不得所意豈有以讀詩者之事作詩義者若然則後漢周槃讀汝墳卒章廢卷涕

詩傳詩說厥義

七三

泣不是念文王五代齊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愔便號泣不是送重耳也若其確指爲讒邪者則以飄風發發一語與何人斯飄風相類遂云然所謂有揖皆壯侯耳

雨無其極

詩傳詩說同

毛本作雨無正獨劉元城云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其詩文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此其所襲也第申公稱詩宗亦襲韓詩不可解

詩傳桓王伐鄭

缺四字

家父諫之賦節詩說同按左傳

昭二年季平子賦節之卒章節卽節南山也故此亦作節以示異耳若其稱桓王時則以詩中有家父作誦語而春秋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是桓王時故云此則作偽之最巧者

都人士

詩說都人士尹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古若賦也按尹伯封見韓詩黍離章謂伯奇之弟然皆謂閔兄作非傷周也且既是尹氏豈有自稱其族為彼君子女之理若孔氏正義謂此詩首章惟毛氏有之齊魯韓三家皆無有今此云傷西周風物之美者徒以首章行歸于周一語耳若無首章恐其所指亦未必卽見為西周矣申公魯詩宗何自相牴牾如此

詩傳詩說駁義

蕭山毛奇齡

字僧開 稿又春廷

遠公驥聯 西較

詩傳詩說駁義

大正 詩傳全 詩說七條

詩傳周公制 缺五

會朝受 缺四

有大正焉

文王生民

公劉緜大明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武文王有

聲行葦既醉鳧鷖嘉樂皆周

缺三

德以訓成王也

酌卷阿

缺四

王也

大武本作下武以諸儒于下字或不能詳故更作大

詩傳詩說駁義

字耳若假樂之為嘉樂則中庸引詩與左傳文四年

公賦嘉樂襄二十六年晉侯賦嘉樂皆作嘉樂同餘

襲朱傳

文王

詩說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

代商者作詩歌奏于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

賦也周公追述以下全襲朱傳文作于清廟下見朱

傳小雅註

棫樸

蕭山毛奇齡

詩說棫樸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此全襲朱

傳文然朱傳曰此亦詠歌文王之德不明指周公但云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于周公也此亦是臆斷而作偽者竟肆然曰周公作天下事其可以誣妄強坐乃爾

旱麓思齊皇矣

全襲朱傳文不然豈朱傳反襲詩說耶又不然豈彼此不相見暗合者耶卽此瞭然矣

靈臺

詩說靈臺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離周公述之以訓嗣王按辟離爲天子學宮之名並非

詩傳詩說駁義

二一

樂各惟莊子有云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離之樂武王周公作大武似辟離與大濩大武同是樂名然詳其語意但言奏樂于辟離故云有辟離中之樂初不知其樂爲何名祇言爲斯地所奏者已耳觀其文獨多之樂二字可見此書多誤或不必便據莊子然就莊子論則並非以辟離爲樂名者恐學者誤認故辨之

行葦

詩說行葦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典也下三章皆賦也亦襲朱傳至于分章則諸詩皆解同

異惟此詩毛傳作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箋作八章章四句朱傳作四章章八句三家俱不同而此作四章獨從朱傳謂非二書出朱傳後其可得乎且何以後人之崇朱氏卽一牙章猶然乎且亦何所見分四章乎

鳧鷖

詩說鳧鷖祭之明日繹公尸之樂歌按朱傳曰繹而賓尸考繹與賓尸不同何休曰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且繹以明日賓尸以本日未聞繹而爲賓尸者亦未聞繹而又賓尸者此真釋經之可怪者也此

詩傳詩說駁義

三

既襲朱傳而又變其說豈亦以朱傳爲難通也耶

大武

詩說大武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受釐陳戒之詩按朱傳謂詩中有成王字當爲成王以後之詩然則成王後必康王也此襲朱傳說之最敏者也第報禘二事既曰大禘又曰報祀豈禘時卽報時卽禘耶且詩中稱三后則與禘幣意又似不合

大正續

詩說註云此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秦之板蕩抑桑柔之後而謂之變大雅非也一條

江漢常武

詩說江漢名穆爰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籍美之而作
常武宣王親征淮北之夷既服而歸名穆美之按伐
淮南夷伐淮北夷出自朱傳據竹書宣王六年名穆
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
戎次于淮王歸自伐徐錫名穆公命則謂宣王與名
穆並出師一伐徐一伐淮也今按江漢常武兩詩則
實有然者常武詩有嚴天子實王自親征江漢詩虎
拜稽首則名穆將之與竹書合然則淮夷徐戎兩各
不同云一淮南夷一淮北夷謬矣淮夷固有南北然
總淮夷耳徐戎伯翳後在徐地淮夷淮浦之夷又徐

詩傳詩說駁義

四

戎外之一種但欲伐徐戎則必循淮浦故詩中率彼
淮浦省此徐土與竹書王師伐徐次于淮合蓋名穆
所伐者是淮南夷而宣王所經歷者是淮北夷非伐
淮北夷也且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其分稱彼此
原有賓主以伐不主淮故曰彼至徐故曰此至又曰
鋪敦淮墳敦頓也如越絕書以固陵名敦兵城類越
王欲伐吳而頓于固陵與宣王欲伐徐方而頓于淮
夷正同且江漢詩明曰淮夷來求淮夷來鋪常武詩
明曰徐方既同徐方既來則其自為分別亦明甚矣
朱子以逞臆不察致誤而作偽者必欲承其誤以為

誤則何其因人是非毫無自至一至此耶

大正傳 詩說註云此卷四篇皆屬王時詩二篇為幽王時詩本非用之為朝會之樂及受釐

陳戒之詞天子特以其文體音節相似而傳之以示戒焉二條

蕩

詩傳召穆公諫 字二賦蕩詩說厲王無道召穆公諫

之賦也按小序以此詩為召穆公傷王室大壞而作

其云召穆本小序若其云諫者則嚴粲詩緝有云此

詩託文王嘆商特借秦為喻耳不止于傷嗟而已夫

不止傷嗟則必是諫然借秦為喻不過如賈山至言

之借詞以為諷則可以為諫則未也

詩傳詩說駁義

五

詩說以瞻卬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

此詩召旻為幽王適刑人近頑童用纒屨諸侯撈貳

戎狄內侵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按孟子

趙岐註謂小弁尹伯奇作葢以伯奇不得于吉甫與

宜白不得于幽王事有相類故只小弁一詩而毛詩

作宜白韓詩作伯奇正以幽王與伯奇兩事各見非

謂幽王與伯奇兩人有相干也今詩說以幽王伯奇

扭作一處凡宣王時詩必曰史籀作魯僖時詩必曰

史克作幽王時詩必曰伯奇作不知何處又黍離詩

史克作幽王時詩必曰伯奇作不知何處又黍離詩

韓詩謂尹伯封作亦以伯封爲伯奇之弟求兄不得
故作黍離與小序周大夫過西州而傷之不同而詩
說亦以尹伯封見故都禾黍徘徊作詩是伯封周大
夫正兩家兩說之相反判然不合者而亦扭作一處
則其倚傍影響附會無理合兩詩觀之概可見矣

大周頌

詩說

詩說

按正義云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字蓋
孔子所加也先代之頌必是獨行爲一代之法孔子
論詩乃次商魯于下則不得不加周字別之詩說之
去周字似正竊正義此語但正義謂無商魯二頌當

詩傳詩說駁義

六

去周字今雖無魯頌然商頌猶在也去周何也

清廟

詩說云清廟周公成洛也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
祀文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諸侯觀之而作此樂歌按
成洛見諸侯是小序舊說惟宗祀明堂則蔡邕獨斷
有之然亦未必能據到此

維清

詩說

詩說云維清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按禮
記明堂位文王世子諸篇有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舞
皆以象舞爲歌維清詩徒以維清在清廟後而記言

升歌清廟卽繼之管象則必清廟後一詩耳若然則
燕禮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將新宮亦必鹿鳴後一
詩矣此豈說也按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周樂有
見舞象箏者註箏象舞曲名而祭統云聲莫重于升
歌樂莫重于武宿夜亦云武宿夜爲樂舞曲名則在
象舞亦原有舞曲別名不必以維清實之但歷考諸
書俱參差不同不能畫一自不當拘定一說以起議
論假如此象舞亦稱象武則又以武詩爲象舞曲名
此又在箏與武宿夜維清三名之外而明堂位云下
管象箏而舞大武則武非象曲象非大武從前所註

詩傳詩說駁義

七

全然不合則將何所適從矣夫象舞二字尚未明了
附會維清直屬多事若其中略可折衷則象是舞曲
名但歌象舞曲則以管逐之故又稱象箏卽管也
其又云舞大武者以管象舞曲時其所舞者爲大武
之樂如樂記所稱大武六成者故又稱象武以管象
與舞武本相合耳凡讀書考古不可單據一邊遮立
偏說向讀明堂位時臆擬象是管詩非舞曲故專云
下管象而另以大武屬舞分別言之大抵當時原有
管詩一項如下管象舞下管新宮類而左傳云象箏
南籥詩云以雅以南以籥則兼有籥詩可以破朱子

準詩之所不檢。曰。蒙。自喜。以爲獨得。而忽讀內則。又有成童舞象語。則象仍舊是舞。曲論古之不可偏執。如此。

我將

詩說我將季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按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謂之大享。月令秋季大享帝是也。其曰宗祀者。謂大享而亦以宗廟之禮享之耳。若禘則時祭之一。所謂夏曰禘者。亦作祠與明堂大享不同。

雖

詩傳詩說駁義

八

詩說雖成王祀文王之詩。按此詩時世亦不可定。其云成王祀文王者。以詩中文武維后一語。既有文又有武。而皇考烈考舊說皆以爲武王之稱。則非武祀文可知耳。然詩又有綏予孝子。亦有文母二語。成之于文。旣不得自稱孝子。又不得稱太姒爲母。故又謂此詩是武王祀文王之樂。竟以皇考烈考文武維后皆屬文。稱以文爲武之考。文專征伐。亦得稱武耳。然皆非鑿然可據之說。總當闕之以俟知者。

武賚時邁般勺桓

詩說武大武一成之歌。按左傳宣十二年楚師敗晉。

師曰鄭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此原是卒章而朱子註詩誤處坊不以爲首章此係註書之明有誤者而是書又仍其誤曰大武一成則誤之又誤矣若詩說又以賚爲大武三成時適爲大武三成般爲大武四成句爲大武五成桓爲大武六成則又襲左傳其卒章曰耆定爾功之後有云其三章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故云按鋪時繹思係賚詩綏萬邦屢豐年係酌詩毋論賚是其三酌是其六不當爲大武二成大武五成卽左傳引詩但從武詩

詩傳詩說駁義

九

歷數之何嘗謂武卽大武之樂武詩以後卽大武六成之歌蓋其先卒章而後三六者正以武詩末章止此一句卽從武詩順數之則賚爲武詩之三酌爲武詩之六猶云肆夏之三也其賚詩以二而稱三酌詩以五而稱六者或當時篇次又有不同未可知也若是武樂則武六成皆稱武何得有賚酌別名若以時適爲三成則楚子引詩以載戢干戈二語爲作頌以耆定爾功一語爲又作武明明頌是頌武是武故曰作曰又作不得概以大武二字濶作一爾也且左傳襄四年晉金秦肆夏之三舊謂肆夏卽時邁也則時

邁既為周禮九夏之一又復為大武之三似乎不倫
又儀禮大射公卽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若
是大武不得間作燕射之奏未聞燕射諸禮可用大
武樂章者况勺詩本作酌惟儀禮內則作勺而漢書
諸書皆因之則酌卽勺也若以勺為五成則內則言
十三舞勺舞之小者是而舞大武舞之大者故周官
大舞以大司樂掌之小舞以樂師掌之截然不同則
正謂勺與大武大有分別而此云勺為大武之五成
非妄而何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

詩傳詩說駁義

十

詩說謂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四篇以自警
初不知其何所據及觀朱子小序辨証于小毖篇云
此上四篇皆一時之作始知其所據者獨朱子耳然
不謂申培漢人其得據宋學乃爾

有客

詩說成王既討武庚封微子啓于宋來朝于周見于
祖廟此其燕樂之歌按見祖廟說本小序然祖廟不
通濮氏所謂殷祖廟不宜在京師若周祖廟則非助
祭不得入見是也

昊天有成命

詩說云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按康王無禘成王事五年大禘成王不得上配始祖自出之帝若免喪之禘名吉禘如春秋吉禘于莊公類則又在太廟不在明堂若宗祀明堂則名大亨不名禘然亦以文王配之無成王配之之事詩說于我將篇亦曰季秋禘上帝于明堂則豈誤以大亨爲亦名禘乎後于執競篇又曰昭王禘康王于明堂則豈誤以吉禘爲亦在明堂乎此皆不可解者

其大意喜命禘

詩說云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

詩傳詩說駁義

十一

詩按祈穀上帝祗以稷配未聞有更易成王之事此與昊天有成命禘成明堂說相表裏

詩說執競

詩說執競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按詩申明有武

王成王何得獨禘康王乎餘說見前

商頌

長發玄鳥

詩說以長發爲大禘之詩玄鳥爲亦禘祀之詩按長

發大禘說本小序人多辨之楊氏所去長發詩但述

玄王以下不及所自出是也若玄鳥爲禘祀則詩說

臆斷原未有本豈以天命玄鳥二語爲遡其所自出
耶考鄭玄謂此詩是合高宗之主于廟而作歌似此
所云禘或是吉禘亦未可知但殷禮與周制未必相
同且此云亦禘則固仍長發來原是大禘與康成所
云合廟者又是不同

殷武

詩說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禘
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新其廟稱爲高宗而祀之
故作此歌按此襲安成劉氏之說以爲高宗親盡立
廟此詩必作于帝乙之世故云不知史記世家明有

詩傳詩說駁義

十三

譜系如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
爲德立其廟爲高宗則在祖庚時已別立廟矣豈待
帝乙乎

云合廟詩文豈不同

西河合集

白鷺洲主客說詩目

卷全

序論
說往詩四條

說往詩二十一條
說往詩四條

白鷺洲主客說詩目



說往詩四條

序論

卷全

白鷺洲主客說詩目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暉 晚晴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廣較

白鷺洲至客說詩

古詩卷三十一論詩又至其

宣城施愚山以少叅分守湖西講學于吉安城南之

白鷺洲會楚人楊耻庵

名洪才

率其徒數人東來而予

以避入故居撫州之崇仁縣愚山移牒于崇仁縣令

使之招予及予至而講會畢矣乃留三日與耻庵諸

君盤桓洲間鶴有所講輒寫記于版康熙戊午予應

聘至京

白鷺洲至客說詩

御試後與愚山同授館職過愚山于宣城會館夜飲

出所講寫記相示予因轉錄其講詩者至客數條以

誌勝事陽餘客也陰餘至也客不一而至一者耻庵

之徒不一人而予則一也時同館宣城高阮懷諸城

李漁村任丘龐雪崖皆聯席知狀云

人東來而

甲曰鄭風多淫詩而夫子錄之于經何也乙曰非淫

詩也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

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

求合于韶武雅頌之音是三百五篇皆可施禮義者

也皆弦歌者也向使為淫奔詩則不惟禮義所絕幾

見有淫詩而可弦之歌之者且淫詩何詩謂可以合
之舜之韶武之武與夫在朝在廟之雅頌耶
又曰漢王式爲昌邑王師昌邑淫亂式繫獄當死治
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
五篇朝夕投王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假使
淫奔之詩如此其多則導之不足何有于諫以淫導
淫式之罪可勝誅乎

又曰武五子傳郎中令龔遂諫昌邑王有云願王內
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
行中詩一篇何等也若果淫奔之詩藉藉而有則昌

白鷺洲王客說詩

二

邑所中詩不一篇矣

丙曰然則鄭聲淫何也乙曰鄭聲非鄭詩也子夏對

文侯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本一

類而尚不同若詩與聲則真不同之極者虞書詩言

志聲依永聲與詩分明兩事故丹鉛錄曰論語鄭聲

淫者聲之過也水溢于平曰淫雨過于節曰淫聲

溢于詩曰淫聲能溢詩詩豈能溢聲乎乃朱氏語類

且謂鄭衛同淫而夫子獨放鄭聲者衛詩三十九淫

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不啻七之五鑿鑿以二國

詩篇較淫深淺則夫子當云放鄭詩不當云放鄭聲

詩篇較淫深淺則夫子當云放鄭詩不當云放鄭聲

矣。現放者說文遂也。廣韻去也。左傳正義放棄之也。豈有明言遂其詩去其詩放棄其詩而反收之者是。明言俟人當遠而反親之也。若曰收之是垂戒收卽是放。則設顏子當時樂則韶舞既已作韶樂以示法。則又復作鄭樂以示垂戒。詔鄭並作觀者將謂何。甲曰。然而詩原有垂戒者。小序所謂刺淫非乎。乙曰。垂戒詩必用戒語。如小雅刺讒刺暴皆傍人指數之。未聞讒暴者自道其讒態與暴狀也。刺淫亦然。故秦洧東門實有刺言。氓蚩蠓棘全用戒語。他皆非是。且戒淫者欲使人讀之而不淫也。乃讀之而淫生焉。此

白鷺洲王客說詩

三

謂之宣淫。反曰戒淫何也。

曰不然。夫讀之而淫生者以淫婦自道其所淫故也。鄭詩多此。衛卽不然矣。故朱氏謂衛詩男求女。鄭詩女求男。豈無見耶。曰。往以此二語質之張子南。士南曰。士作色曰此非君子之言。毒嫪之言也。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各有耻。自三古至于今。自南極至于北極。必無女求男與淫婦自道其所淫之事。豈獨此一方人比戶聞閤皆以獻門媚自居者。凡鄭詩之所謂叔兮伯兮君子了都皆友朋相憶託詞比事離騷所謂蹇修姚姝古詩所謂美人君子皆託比之詞。

而宋人以滯志迎之遂誣爲滯婦贈滯夫而不之察也予曰雖然詩有自言女求男者雉鳴求其牡非與南士曰此則誣詩益甚矣詩原本云濟盈不濡軌唯鳴求其牡牡音牝與軌押謂夫濟雖盈不使濡軌唯之鳴當求其類正深厲淺揭之意也其必押牝不押牡者老子谷神不死是謂元牝淮南子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大戴禮記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古皆以牝押紙不以牡押紙可驗也然則陰陽牝牡各求其類詩未嘗誤而乃以誤本之文竟誣爲原詩之句學何事矣且子過矣據云衛詩男

白鷺洲王客說詩

四

求女鄭詩女求男男女異求將以定二國滯亂之優劣而以觀求牡之詩實耶詩也衛人女求男而反以大滯當放滯七之五厚誣之鄭鄭能服乎予當時已避其言

戊曰然則彼坡童兮亦友朋相憶之詞耶何以言之乙曰此在東林講會中有成說矣當時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客問木瓜之詩並無男女字而謂之滯奔何也忠憲未能答蕭山來風季曰卽有男女字亦非滯奔忠憲曰何以言之風季曰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攝張衡滯奔耶傍一人不

平遽曰然則彼狡童今稱爲狡童非淫奔乎曰亦非
淫奔忠憲曰何以言之曰箕子麥秀歌云彼狡童今
不與我好兮其所稱狡童者受辛也君也君淫奔耶
忠憲起揖曰如先生言又曰必如先生者而可與言
詩

又曰宋黎立武作經論中有云少時讀箕子禾黍歌
愀然流涕稍長讀鄭風狡童詩而淫心生焉出而視
隣人之婦皆若目挑心招怪而自省夫猶是彼狡童
今不與我好兮二語而一讀之而生忠心一讀之而
生淫心者豈其詩有二乎解之者之故也然則解詩

白鶴洲正客說詩

五

當慎矣從來君臣朋友間不相得則託言以諷之國
風多此體而送臆解說鍛成淫失恐古經無邪之旨
必不若是此宋末儒者之言立武字以常宋國子司
業臨江人

又曰先仲氏曰使我不能餐使我不能息與古詩思
君不能餐思君不能寐正同此是詩例儒者不識經
當亦識例如風雨凄凄懷人之最雅者二南原有既
見君子一例此在三百本文所自有者而一爲后妃
之德一爲淫奔何以爲說豈風雨凄凄八字中有淫
具耶

又曰且詩有關乎史事不止詞句者衛孫林父逐衛君而齊鄭之君皆會于晉晉侯並享之齊國景子與鄭子展私于叔向謂晉爲盟主如何反爲孫林父而執衛侯是爲臣執君似乎非禮趙文子以告晉侯晉侯宣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是時國子賦繹之柔矣此逸詩也不知何義子展賦將仲子分其意蓋謂衆言亦可畏衛侯雖有罪而衆人之言皆謂晉爲臣執君不可爲法晉侯乃許歸衛侯則是此一賦詩而挽回大義調停人國事立君臣之分通賓主之情何其正大以君臣朋友夫婦之言其義有相通故也若是淫奔則無臉無折幾以晉侯無執爲淫失戒晉侯將無恤乎人言矣此皆當時史事之最關繫者

白鶴洲王客說詩

六

又曰詩通乎君臣又通乎夫婦故國語齊姜勸重耳歸國亦引此詩曰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卽爲夫婦言之夫夫婦可據淫詩耶又曰左傳昭三年晉韓宣子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賦淇澳宣子賦木瓜蓋衛侯以武公之德美宣子而宣子欲厚報以爲好也然而此二詩皆衛詩也向使木瓜淫詩則衛侯方自詠其先公之美詩以爲贈而

爲之賓者將揭其國之淫詩以答之可乎不可乎
又曰况春秋賦詩之例若果淫詩則未有不面斥者
當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其時鄭臣子展
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等七人相從趙孟因曰七
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終君之貺使武亦得以觀
七子之志當時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淋第之
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臣之所得聞也以爲此詩
刺淫亂不宜賦及故而斥之曰復退而告叔向曰伯
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賁
榮其能久乎則刺淫且不可賦其嚴如此及子大叔

白鷺洲正客說詩

七

賦野有蔓草卽拜曰吾子之惠也夫野有蔓草朱氏
所謂淫詩也淫則何以稱貺何以明志何以拜惠且
同一淫詩而何以一則面斥一則面諛其不倫又若
是然則以當時鄭大夫本國之詩之解見諸實事明
白可據而區區數千年後之一儒謂足以非所是而
黑所白難矣且不特此也

又曰後此昭十六年宣子至鄭鄭六卿餞之于郊宣
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當時子驥賦
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
同車子柳賦摯兮此五詩者皆朱氏之所稱爲淫詩

者也然而鄭國諸卿盡賦之宣子又並受之且並頌之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又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賦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謂賦不出國樂親好也向使五詩皆淫詩則在諸君必擇已國之淫詞以爲賦辱宣子耶抑自辱耶不出鄭志者志淫耶抑志醜耶而宣子又甘歷受其淫賦而不之怪卽使宋朝逢嫪毒亦不必盡發其淫語而盡語之有若此甚矣人不明理亦當設身處其地未有衛人賦衛詩鄭人賦鄭詩而反取其至醜至惡以自獻其闕者張南士嘗曰疑善從實疑惡從虛君子之志也未有

數千年並無惡形而世遠言湮之後可無端而強坐曰如是如是何耳目是何肺腸縱有可疑猶難實指况本無疑也若以爲春秋諸事不足盡信則六經可廢矣

又曰白淫詩之說出不特春秋事實皆無可按卽漢後史事其于經典有關合者一概掃盡如南史袁粲傳粲初名愨孫峻于儀範廢帝僕之迫之使走愨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風雨之詩蓋言君子有常雖或處亂世而仍不改其度也如凡事實載之可感言之可思不謂淫說一行而此等

遂間然卽造次不移臨難不奪之故事俱一旦歇絕無可據已嗟乎痛哉
又曰陳晦伯作經典稽疑載風雨一詩行文取証者甚備郭磨叛呂光遺楊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于微霜而雞鳴已于風雨辨命論云詩風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廣弘明集云梁簡文于幽繫中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已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况三光數至于此命也如何田汝成云風雨之詩序以爲世亂君子不

白鶴洲王客說詩

九

改其度而必以爲淫奔之詩王風君子陽陽序以爲賢人仕于伶官與邶風簡兮同意而必以爲室家思夫之作夫毛公之序詩與朱氏之釋詩皆未得詩人面而命也卽如序說猶足以存禮義于衰亂昭賢達之憂勤乃改曰淫奔室家之辭旣無可以助名教而反以之導淫佚此何意也

庚曰朱氏闢小序亦必有說以處此如青青子衿小序謂刺學校而朱氏確然以爲淫奔以爲詞意儂薄施之于學校不相似也如此何如乙曰此正全不識詩而漫然以妄臆斷之者也詩人之意有故爲儂語

而實重故爲薄語而實厚者裘衣留周公詞亦甚儂然情則重矣麥秀傷故都語雖甚薄然思則厚矣且風人之旨意在言外故言不足以盡意必考時論事而後知之閻潛丘言曰唐人朱慶餘作閨情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其詩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向使無厭水部一題則儂儂數言但閨閣語耳有能解其以生不就正賢達之意乎又竇梁實以才藻見賞于進士盧東表適東表及第梁實喜而爲詩曰曉粧初罷眼初矚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

白鷺洲王客說詩

十

字有郎君若掩其題則靡麗輕薄與婦喜夫第何異蓋風人寓言其不可猝辨如此請卽以此質朱氏凡以意逆志須灼知其詩出于何世傳于何時與所作者何如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若止就詩字詩句髮髯想像便鑿然定爲何詩其爲寬抑者不既多乎又曰况青衿一詩原屬風刺未嘗儂薄且亦漢唐以來行文之具有據者如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凌遲學業遂廢子矜之嘆復見于今北史大寧中徵虞喜爲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軌陵夷每覽子矜之詩未嘗不慨然如此引用不一而足卽朱氏白鹿洞賦

亦云廣青衿之疑問寧他時儼薄此時不儼薄耶
又曰陳晦伯曰朱傳以青衿爲淫奔詩及作白鹿洞
賦又從序說此正中心不能泯處而安成劉君謂其
斷章取義夫毛鄭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本故呂東
萊宗之作讀詩記朱氏乃敢戲東萊先輩爲毛鄭佞
臣然則劉君者殆亦朱氏之佞臣乎

又曰胡安國作春秋傳最爲無理惟鄭風諸詩則特
遵小序一如朱氏所云毛鄭佞臣者其於鄭忽出奔
傳有曰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于詩
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藜所美非美也

韓今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
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
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祭仲之罪矣然則宋人
說詩自朱傳外亦並無不遵序者予作春秋傳則甚
以鄭忽不取齊女爲無罪在春秋正賞罰祇論理而
不論勢用法而不用術則斷不宜責鄭忽如胡氏所
云而在詩則風人刺譏但較成敗失勢昧時便亡倚
賴所謂辭婚本無過亡援頗可惜此當以春秋解詩
不當以詩解春秋者而朱氏極駁之歷將其所云刺
忽之詩改爲淫奔且別作調笑語曰春秋最苦是鄭

忽將欲以此杜學者之口出過偏強矣按忽爲鄭莊
公子卽昭公也母鄧曼頗微故使上卿祭仲輔立之
有弟突卽厲公也母雍姁爲宋大夫雍氏女頗有力
故于桓十一年鄭莊之薨雍氏誘祭仲至宋劫執之
奪忽立突使突歸于鄭而忽出奔衛此固忽之無如
何也但前此鄭忽至齊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忽辭之
曰齊大非吾耦也旣而桓六年北戎伐齊忽帥師救
之大敗戎師齊侯又請以他女妻忽忽又辭曰無事
于齊吾猶不敢今趨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
也至是奔衛則坐失強援而致于去國雖兩辭齊昏

白鷺洲子客說詩

十一

不害君子然而昧于事機矣故詩人刺之雖諸詩未
必皆刺忽然而斷非滯奔者張南士曰春秋固不可
使鄭忽最苦然亦何必使鄭女最樂此通論也

甲曰襄裳詩子惠思我襄裳涉漆子不我思豈無他
人惟男女相謔其詞甚安若云鄭突篡君求救大國
可曰豈無他人乎乙曰此非毛鄭之解此春秋之詩
而春秋大夫自解之者當昭十六年晉韓宣子聘于
鄭是時鄭方倚晉以拒楚而宣子爲晉正卿且又甚
賢乃復以鄭商玉環之故與宣子抗則其郊儀時賦
詩言志重申其倚恃大國之意尚何敢以豈無他人

白露其貳心于晉別求荆楚開鄭罪戾而子大叔賦
褻裳而不爲惡宣子問之而不爲怪且曰起在此敢
勤子至于他人乎言必不煩求他人也一似其言固
然有彼此相安而不之覺者正以詩解固如是也正
以作詩之本事原求救大國而非有他也正以風人
之旨言有甚傲而實殷甚慢而實迫者不必男女始
安非男女卽不安也不然子大叔何人而儼賦此詩
宣子何人而且拜受之而更爲之辭讀經至此而猶
憫然不一省真狂夫矣故曰詩義有在必不嘗以陋
儒之腹揣度詞句此其証也

白鷺洲玉客說詩

三

戊曰然則序果可信乎乙曰序何可盡信予鄉讀序
取其合于他經他傳者而遺其不甚合者如碩人美
莊姜此合于經傳者也擊鼓刺州吁此不合經傳者
也何也州吁時未成漕也州吁不平陳宋也州吁伐
鄭五日卽還無不我以歸也故予辨滯詩以詩辨之
未嘗以序辨之者但序亦有說予鄉柴陞升其尊人
虎臣著家訓以戒其子有云漢魯國毛亨作訓詁傳
以授趙國毛萇時人稱大小毛公然大小毛公所由
授受則得之趙人荀卿而逆溯于根牟子孟仲子李
克曾申以及卜氏子夏子夏則親見聖人者總其剛

述之旨爲之序論以授門弟子今世所習三百篇小序雖繫毛公實則本諸子夏氏以立說者也故世變汚隆六義美刺學者猶足考見漢唐諸儒奉而守之卽間有異同大抵不肯于孔子所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意吾以爲詩家之指歸在于此矣白朱氏盡斥之斷以已臆而有明一代因國姓所自陰奉功德用其書以取士勒爲令甲而于是鄭箋孔疏皆莫敢置喙焉夫漢唐儒者習守毛說以授受淵源必有明據朱氏縱度越羣流又安得嘯起千百載後橫執已見以排之他故無論卽鄭衛兩風朱傳皆以爲淫詩

白鷺洲三客說詩

十四

間考之序傳其間諷刺感寄各有所指大抵忠臣志士憂時憫俗之爲一曰盡以淫斥之果何據耶嘗觀季札論國風其于鄭曰其細已甚于衛曰憂而不困未嘗題之曰淫也若謂聲與詩雖不同而聲詩所在詞理自合名之爲淫度其詞理當如是耳則又不然天下可遙斷者理難懸斷者事夫詩言志而附事以興者也時有先後事有本末作者之指于是乎寓今徒以其詞而曰理當爲淫猶之盲者聽風聲而曰理當爲水皆妄言也且夫時代未可混也今有圖貌者于此其人之子弟曰頡而皙其異那人則曰短而鰲

至後世所傳不知何人且曰僂而厲執塗之人而聽之于二者奚信必將曰顧哲者是如鯨者非僂僕而厲者大謬何則傳聞不如親見而揣摹者愈遠也今以宋人之揣摹奪漢唐之傳聞而并欲掩卜氏之親見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

已上論
揣詩

戊田詩三百十一篇今祇稱三百五篇者以無六笙詩故也笙詩本無詞乃孔子刪詩反取六無詞之詩列之篇中何耶乙曰六詩未嘗無詞也所謂無詞者乃宋人鄭樵之言而朱氏誤遵之者也孔氏正義云孔子所刪詩原有三百十一篇當刪時未亡而漢後

白鷺洲王客說詩

五

亡之故齊魯韓三家舊本遂去其目稱為三百五篇惟毛詩尚存題其間推其故亦正以被笙之故彙作一處故偶軼其字句非無詩也若果無詩則孔子刪詩其所刪者詩也古詩三千篇刪之至三百一十有一而乃取無詞之題以為詩篇可乎

又曰且詩無無詞而但有題者三百五篇皆摘詩中字作題關雎者關關雎鳩也葛覃者葛之覃兮也豈有詩中無南陔字而可名南陔無華黍字而可名華黍者即曰南陔華黍是賦陔賦黍如唐人南山詩種黍詩類若由庚由儀是何物大既稱釋詩自當識詩

之始末三代之詩以詩為題漢唐之詩以題為詩金元樂府題是題詩是詩雖金元曲例可虛立一題以俟補曲題與曲不必相屬然未有有題而無曲者也且題亦自有義也由庚何義乎

戊曰儀禮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奏而陔白華華黍燕禮亦然朱傳云有詞者為歌無詞者為樂為奏以不言歌也此最有據者而猶不謂然則儀禮非與乙曰此則不惟不讀詩并不讀儀禮矣周禮歌黃鐘奏大呂歌與奏皆有樂也奏九夏樂出入奏與樂皆有詩也從未聞曰

白鶴洲王客說詩

十六

有詩者為歌無詩者為樂為奏而朱氏敢言之此非儀禮之文朱氏之文也且朱氏極遵儀禮不識此書為周末无名氏作妄認為周公之書因以儀禮為經周禮禮記為傳自謝獨得至此則據其文以釋詩然仍未嘗讀據周禮鍾師有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騶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皆以歌為奏而儀禮鄉射禮亦云樂正東而命大師曰奏騶虞與周禮同然則儀禮本文歌亦稱奏而乃讀其一不讀其二遂欲解經得毋騶虞亦無詞耶

又曰樂有徒歌必無徒器然徒歌則名器而不名歌

歌卽有器矣。歌且不徒况可徒器。蓋樂分上下堂上之樂祇有琴瑟。故言歌而琴瑟在其中。禮所謂升歌是也。堂下之樂則笙鐘一類。管鼓一類。然皆以合樂。故言管笙而詩在其中。虞書所謂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是以周禮註笙與鐘應。鐘編鐘也。籥與鼓應。鼓士鼓也。籥師歌。幽詩則吹籥而擊土鼓以應之。燕樂歌二南則吹笙而扣編鐘以應之。未聞笙師之職。至徒器者且歛有七器。瓊籥。籥。篪。笙。笛。管。是也。瓊篪但輔聲而不主聲。笛則隸于籥。籥矣。其以器主聲而見于經者惟籥。籥。笙。管。四器。各主聲。詩然亦各相通。

白鷺洲王客說詩

七

如見舞韶。籥。簫。韶九成。則以籥主韶。謂之籥詩。下管象武。則以管主象。與武謂之管詩。見舞象。籥。南。籥者則以籥主象。以籥至二南。謂之籥詩。籥詩以雅以南。以籥則雅與二南皆主以籥。皆謂之籥詩。燕樂歌二南以鐘笙應之。則又以笙至二南。謂之笙詩。然而管象。象。籥。籥與管通。籥。笙。二南。笙。又與籥通。籥。籥。笙。管。其必有應和而必有詩彰彰如是。今日無詩則亦不學問之至而欲以之定篇次。改先後真妄之妄者也。

右說
笙詩

庚曰朱氏以格物自命。行其說詩則往有可疑者如

斯蟲莎雞蟋蟀隨時變化一物而異其名則向曾驗
之並不其然特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
蟋蟀入我牀下此兩句不可解耳曰有何難解人自
不讀書耳予向聽爲官說此詩謂蟋蟀季夏卽居壁
絡緯至死不入戶此但言農夫出入之節夏則露居
及秋而漸處于內或檐或戶農隙聚語至蟋蟀入牀
之後而在戶者今雖戶在宇者將在室其候如此向
寫官說詩未嘗引據人或以杜撰置之不知此漢書
也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其
出也則如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其

白鷺洲王客說詩

十八

入也則如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曰爲
改歲入此室處又曰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
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冬民旣入婦
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以夜半當
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然則
漢書所志與寫官相証如此人苟善讀書何在非經
學耶

戊曰朱傳于名物詞類十得八九所可議者其序旨
耳乙曰不然以詞義耶小雅鄂不韡韡朱傳云鄂鄂
然此詞義也但舊註鄂不韡韡也鄂與莠同不與附

同言花萼之跗韡然以盛此與春秋傳華不注山作
花跗注山言如華足之注于地正同故庾子山作後
魏賀拔夫人墓誌直曰鄂跗雄圖公然改不字爲跗
字以解有定也今忽曰鄂然則不惟杜撰無義試思
于唐棣之華下突加一鄂然字行文者有是理乎金
華盧東元曰吾讀至鄂然字每不勝鄂然也嗟哉
又曰以名類耶雅詩畏此罪罟罪者捕魚行網之名
罪與罟皆網類也古有罪之罪原是罟字說文罟犯
法也秦始以罟近皇字改罟作罪而朱傳謂罪罟者
刑罪之網罟可謂識名類乎

白鷺洲王客說詩

十九

又曰以物類耶朱傳凡鳥獸蟲魚多襲舊註如關關
鳥聲王雎水鳥之類皆毛鄭及孔氏正義所舊有者
獨鶴鳴于九臯正義引陸璣疏謂頂頰翼青身白而
朱氏習見世所畜鶴鐵羽而立皆翼白尾黑者奮筆
改爲頂赤頸尾俱黑公然傳之五百年而不知卽此
一羽之細已自大誤先生格物安在耶陳晦伯經典
稽疑有云遇九臯之介鳥偉昭化之仙禽其黑者尾

耶

已上說
雜詩

八人象詩直曰滑佩舉圖公然改不

